

且说源氏太政大臣正归劝鬻黑大将，对他说道：“若将此事传至皇上耳中，看你如何收场。我看眼下切勿走漏风声才好。”但擦黑大将得意洋洋，毫不在意。玉堂虽为他拥有，但并非出自真心。她以为此乃并世冤缘，便整日愁苦哀叹命薄，累黑大将亦有苦难言。但念及终成好事，姻缘非浅，又甚是欢喜。在他眼中，玉望是越看越娇媚，实为心中理想伴侣，险些为他人夺去。如此一想，不觉有些心惊肉跳。便欲将替他援和的侍女养君当作观音菩萨孝敬。然而玉望深恨务君，自此一直疏离她。并君不敢前去伺候，惟整日闭于自己房里。为玉皇刻骨相思、备尝苦恋之人，不计其数。真是阴差阳错，那石山寺观音菩萨偏要许她个并不相爱的人。源氏对此人也不如意，深觉惋惜。然而他想：“事已至此，多亩何用。既然内大臣等已许诺，我若反对，岂不见恨于播黑大将，于我亦为多事。”便举行隆重仪式，热忱接待新女婿。

累黑大将急欲早成好事，正忙于各种置备。可源氏认为玉望若毫不犹豫，贸然迁往夫家，必遭正夫人嫌忌，于她亦很不利。便以此为由，劝鬻黑大将道：“你还得稳妥些，慢慢来，不可传扬，务使你们二人均不受世人讥讽怨恨方好。”内大臣私下对人道：“我看进宫前先办婚事反而稳妥，倘她急着进宫，又无特别保护人，处境定很艰难，又要让人担心。我固然有心成全她，可弘徽殿女御正受恩宠，教我如何打算呢？”此话言之有理：身于帝侧，而恩宠不及他人，仅为一寻常宫女，终不得帝宠幸，到底是不幸的。祝贺仪式于新婚第三日夜举行，源氏太政大臣与新婚夫妇唱和诗歌，极其欢洽。内大臣闻知，方晓源氏抚养玉望，确为一番诚意，内心甚是感激。此次婚事虽是秘密举办，但外人终会知晓，并加揣测。果然，不久便沸沸扬扬传了出去，成为轰动一时的一件珍闻。后来冷泉帝也得知了。他叹道：“可惜啊！我们宿缘太浅。然既有尚待之志，何不依旧入宫呢？尚待自不比女御、更衣，即便出嫁亦未尝不可。”

十一月，宫中祭典甚多，内侍所事务繁杂。典侍、掌侍等女官，屡屡入六条院请示尚待，一时玉暑房内宾客满座，热闹非凡。惠黑大将白日也不回去，于此东游西逛，玉望甚是讨厌。诸多失意者中，莹兵部卿亲王最是伤心。式部卿亲王之子左兵卫督除心中失意外，又因其姐被鬻黑大将遗弃，成为世人笑柄，放更为痛恨。然而回头一想：事已至此，痛恨何益，倒反见其愚。鬻黑大将本是举止谨慎、行为检点的忠厚之人，从无轻薄行径。如今却仿佛变了个人，为玉望弄得神魂颠倒，偷偷摸摸地刻意装扮成风流绝代的样子，众看了无不暗觉好笑。玉望生性活泼，而今笑容尽致，郁结于心。此事并非自愿，已是众所周知。然而她尚不知源氏太政大臣对此感想如何。又想起莹兵部卿亲王的一往情深，以及风流倜傥的仪态，愈觉得自己可耻可恨，因而对鬻黑大将一直心怀怨恨。

世人曾怀疑源氏太政大臣以往对玉望别有所图，如今证实了他的清白。他思量昔日悬崖勒马之举，尚觉自己虽有时任性，但毕竟未超越礼仪。便对紫姬道：“往日你不也怀疑我么？”但他深知自己司撤本除，激情难耐时，不免任性行事，故情思仍未断绝。一日上午，他见授黑大将出门未归，便悄然来至玉望房里。玉鬓近比心绪愁闷，神情颓丧。见源氏来到，只得挣扎起身，躲于帷屏后接待。源氏此次尤其注重举止，言语亦与往常有异，大都是平日应酬之语。玉鬓早烦了那个粗俗的提黑大将，墓地复见源氏那隽逸姿态，不由忆起日下自己际遇，更是羞惭得低下了头，眼泪簌簌而下。言谈也逐渐变得温柔亲密了些。源氏将身倚于近旁矮几上，一边说话一边向帷屏内窥视。只见玉置仪容清爽，越发出落得可亲可爱，比以往更觉妩媚动人，百看不厌了。便想：“这等绝妙美人，却拱手让与他人，我真太慷慨了！”叹惋之余，即赋诗道：

“未得同枕共锦衾，恋慕情怀铭于心。传叹川上横渡时，但看他人援手引产世事真难料啊！”说罢举手拭泪，神态优雅。玉囊以袖遮面，答道：

“山川尚未渡，泪海身沉浮。残躯成泡影一，散无迹踪。”源氏道：“沉溺于泪海中，此念何其痴啊。姑且不论。那三途川乃必经路途，你渡此川时，可否让我扶持你的指尖呢？”言毕凄然一笑。继而又道：“如今你该看清了吧。于此世间，如我一样至诚坦荡之人，实不多见。如能知我一片心意，我便满足了。”玉鬢闻此，内心异常悲切。源氏瞧她可怜样子，便调转话头道：“皇上希望你能入宫，若不遵命，是欺君的。你且要为将来想想。女子出嫁后，常常不便担任公职。我当初的安排，并非如此。可二条院那内大臣主张这桩婚事，我只得答应了。”言辞甚是委婉。玉量闻听此言，既是感激，又觉羞愧，只管默默流泪不语。源氏见她这般感伤，亦不便再诉衷肠，仅将入宫事宜及准备事项等作了一番教导。看他那情形，是不会应允玉望迁至望黑大将宅院去住的。

鬢黑大将亦不愿玉鬢入宫。他自有想法：不若乘此时机，将她从官中径直接回自己府邸。便答应她可先入宫。然六条院毕竟不比自家宅院，出入极为不便，处处受到约束，感觉异常痛苦，迫切希望早日接五星回家。即日便动工将邸与修葺一番。宅内荒弃已久，许多设备须重新置办。正夫人为他薄情寡义、喜新厌旧伤心不已，但他漠不关心。平素疼爱的子女，如今亦全不放在心上。倘是稍有几分柔情之人，不论何事，亦要体贴旁人一片诚心，勿使他们受到伤害。可这位大将不同，他性格直爽，说一不二，做事任性而为，无所顾忌。因而常使别人痛苦不堪。他的正夫人人品并不差。论及家境，其父本为高贵亲王，对其视为掌上明珠，世人亦十分尊敬，容貌亦为端庄俊美。近年不知因何祸作祟，竟有一鬼魂时常缠附着她，故常常失却性情，近似疯狂。置黑大将有意疏远她，然而还是尊重她，将其视为高贵夫人。直至近日遇到玉鬢方变了心，他深为玉量倾倒，常觉她超凡脱俗，容姿清丽，举世无双。尤其是世人猜疑她与源氏关系暧昧，而今证实了她仍是冰清玉洁，因而倍加珍爱。此亦是人之常情。

此事为正夫人之父式部卿亲王闻知，愤恨说道：“岂有此理！如若接那俏丽女子进府，将我女儿置于一边，岂不让世人笑话？只要我未死，我女儿定不能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便将邵宅东厢房加以整饰，欲将女儿接回来。此女却认为虽为娘家，但既嫁为妇，却又重回依赖父母，终不是办法。烦恼之余，心绪更坏，以致卧床不起。她本温恭驯良，心地纯真，仅由于心病时常发作，常人便逐渐疏离。室内器物杂乱，尘垢厚积，几无一清洁处，满目一片凄凉。熟视了玉空居处的琼楼玉宇，蒙黑大将走入她房中便觉难堪入目。念及多年夫妻情分，心中又觉怜悯。便对她道：“一夜夫妻百日思。何况你我多年夫妻，应当相互谅解，白头偕老。你虽有病，但我并不嫌弃，一向对你照顾周到。但愿你勿厌弃我。我们已有子女，无论何时，我是绝不会疏远你。可你却一直怀妇人之见，无端怨恨我。你尚未知我真心前，我不怪你，但眼下务请一时任我行事，且观事态如何。岳父闻知此事，甚是愤怒，断然接你回娘家，岂知如此做甚是不妥。不知他出于真心，还是欲借此惩戒我？”说完便笑起来。夫人闻听此番言语，十分气恼。而在哪内当差多年而身似测室的木工君、中将君等人听后，亦皆愤愤不平。巧逢夫人近几日精神恢复正常，故而伤心欲绝，答道：“你骂我昏噩无知，笑我怪僻，我罪有应得。但不许你提及我父！为了我而连累为父受人讥评，我心何安？你那勾当，我早已司空见惯，也不是今日方才见到，故不会再悲痛的。”说罢转身不再理他，姿态甚是优美可爱。她本来身材小巧玲珑，但因长期患病，更显得慌忙不堪，一副弱不禁风之状。一头乌黑的秀发，如今也是疏疏落落。再加久未核沐，泪雨常沾，愈觉可怜。她并不娇艳，但酷似其父，倒也清秀；仅因病中又无暇修饰，故全无华丽之色。提黑大将道：“我安敢讥评岳父大人？你怎能说如此无礼之话！”使用话劝慰她道：“近来我常去之处，似琼楼玉宇，异常豪华。我等粗陋之人甚是不惯，总有自惭形秽之感。故欲将她接回家中。太政大臣乃当今显贵，声望颇高。玉鬢乃他义女，故她迁来后，务请与之和睦相处，以免家丑外扬。若为太政大臣闻知，实在令人尴尬。你即使回娘家，我亦不会忘了你。无论如何，我俩情爱谁也无法斩断。倘你断然弃我而去，于你势必为世人耻笑，于我亦当受众人讥评。故请看在多年夫妻情份上，与我长相厮守，比翼

齐飞。”夫人听他如此说，便答道：“你的薄情，我并不在意。我之所悲，乃为父为此病而日夜忧虑愁苦，今又因被丈夫遗弃更为世人讥笑。如今有何颜面回去见他呢？你提及太政大臣家紫夫人，她本为我异母妹，幼年离父，于别处长大，如今却做了我夫的岳母大人。为父对此极为不满，于我却并不介意，我只见你行动如何即可。”惠黑大将道：“夫人所言极是！可一旦你那毛病发作，一切麻烦都来了。此事紫夫人不知情。太政大臣亦将她宠如千金小姐，她岂能顾问我等蛮夫俗子？且她并未以义母自居。你们凭空猜测，若为她闻知多不好啊！”他于夫人房中呆了一天，谈话甚多。

暮色渐起，提黑大将极不耐烦，恨不得即刻回至玉置身边。不巧天又纷纷扬扬飘起雪来。如此寒冷之夜出门，旁人必然怪异。若眼下此人心生护恨，与我晋骂不休，倒可拂袖而去。可此刻她却心平气和、和蔼可亲。抛却她又于心不忍。到底如何才好，心中犹豫不决。窗也不关，只望着庭中出神。夫人见他如此模样，便催促出门：“真不凑巧啊，雪这么大，路上怕难走呢！天色不早了，你还是去吧！”她知道情缘已尽，无可挽回。那神情尤其可怜。髯黑大将道：“如此恶劣，怎样出门呢！”但立即又道：“近几日，那边人尚不知我意，定要说道三四。太政大臣及内大臣亦将怀疑我的诚意，故我不得不去。其中苦衷，望夫人鉴谅。等她迁至家中，大家便可放心了。你清醒时，我定只怜爱你一人。”夫人轻声细语答道：“若你身在家中，而心向外面，反使我更为痛苦；若你人于别处，而心能念及我，那我襟上的冰亦可消解了。”便取过香炉，将他衣服熏上浓香。而她自己身着久已不浆的旧衣，一副落拓不羁模样，更显寒他。那颓废之相，叫人看了着实酸楚。由于时常以泪洗面，两眼红肿，容颜憔悴不堪。但此时髯黑大将真心怜悯她，故并不觉可厌。毕竟多年夫妻，想起昔日夫人种种好处，忽觉自己移情别恋，太薄幸了。然同时又感到玉鬢的恋情更为炽烈。便伸伸懒腰，长叹数声，换上衣服，取过小香炉放入衣袖，再加些熏香。

换上质地华艳、柔软得体的衣服，髯黑大将显得神采飞扬。虽难与天下俊男源氏媲美，谈不上风流绝代，却也秀丽堂皇、仪态万方。随从皆于门外喊道：“雪已停了。夜深了吧？”他们不敢直言催促，装作呼唤同伴，闲谈中夹着咳嗽声。此时中将君及木工君等都嗟叹不已：“人活一世，好没意味啊！”她们躺着，相与谈论。夫人也躺着，姿态甚是优雅，正苦苦沉思。突然，她站起身来，疾步走至大熏宠前，取出盛满香灰的香炉，径到辮黑大将身后，将香灰朝他头上扣了下去。转瞬间的事，谁都未曾料到。福黑大将不禁一怔。顿时呆若木鸡。细腻香灰粉撒人眼睛及鼻孔，弄得他晕头转向，看不清四周情形。他两手乱舞，欲将香灰弹去，可全身都是，总也排不尽，只得脱下衣服。倘她未患病，作出此种行为，那真是荒唐至极，亦再无眷恋的价值。反而是为鬼魂附体，失去本性，使她被丈夫遗弃。身边众都同情她。她们乱作一团，忙替主人换衣。然而不少香灰渗入鬢发丛中，又沾满全身。如此模样。怎敢走进玉是卧房呢！

惠黑大将想道：“虽患有心病，但此种行为，太过荒唐，以往未曾见过。”烦恼之余，更憎恶夫人，适才那点怜爱之心也全然消失了。但念若将此事闹大，恐生意外，只得强忍怒火。夜已更深，仍派人召请僧众，为她祈祷驱邪，夫人正高声怒骂，不堪入耳。滚黑大将听了，深恶痛绝。这确实也难怪他。或许因祈祷法力，夫人一时如挨打，一时跌倒于地，折腾了一夜，东方既白，方疲倦睡去。此时望黑大将才稍作喘息，一心牵念玉货，便写信与她道：“昨夜此间有人突患暴病，几乎丧命；再则大雪飘扬，行路艰难。彻夜思虑，寒气透骨。未能前来欢叙，此情尚望见谅。但不知旁人将如何议论。”言语甚是直爽。又附诗道：

“纷飞雪花乱似心，双袖如冰难独眠。实在难堪。。”信笺用白色薄纸，甚是工整，然而并无多少风趣。文笔倒还优雅，足见此人才气不凡。可玉慧心底并无髯黑大将，巴不得他永远消失，夜夜不来。此封战战兢兢的信，她看也不看，更不用说回复了。累黑大将见无回信，很是伤心，焦虑了一天。

次日夫人苏醒，狂态依然未减，样子极其痛苦。便继续修法祈祷。累黑大将也暗暗祈祷：但愿能平安无事，早日康复。他想：若未曾见过其正常时可怜可爱模样，我决不会容忍至今。那样儿实在令人恼恨。一到黄昏，他惦念王望甚切，急急准备前去相会。而此时他已是衣冠不整，形容谁修，不成体统。然无人替他取出漂亮袍子穿上，样子殊为可怜。昨夜那施已有好几处被烧破，衬衣亦染上了焦臭味，甚是难闻。这分明是与夫人闹翻了。若玉置见了，定然不快。于是细心洗浴，刻意装扮，木工君替他熏好衣服，吟道：“寂寞独居心如焚，胸中妒火灼破衣。你对夫人如此寡情薄义，我等旁人亦为此不平。”说时用衣袖轻掩其口，限波流转。然而鬣黑大将对此熟视无睹。只恨自己如何会看中木工君此种女子。此人命真薄啊！便回诗道：

“心中常悔恨，每逢恶疾时。怨气如灼烟，炙破身上衣。昨夜那丑事若倡扬出去，我就声名扫地了！”叹息连连，便出门而去。进入玉堂房中，方觉仅隔一宿，见她愈发娇艳。遂更为爱她，而于别的女子概不留意。每每想起家中之事，便心烦意乱。敢将自己长久关于玉望房中，再无回家之念。

再说他家中连日修法祈祷，可那鬼魂仍纠缠不休，弄得鸡犬不宁。惠黑大将闻知，心想此刻若回去，定然生出事来，遭人耻笑，恐惧之极，越发不敢归家。后来虽偶尔归家，也仅宿居别室，将子女叫来安慰爱抚一番。他有一女，年方十二三岁，且有两个小男孩。近年来，他虽对夫人日渐疏远，但总将她视作高贵的正夫人。而今情缘已尽，众侍女均为夫人感到悲伤。

夫人之父式部卿亲王得知此事，说道：“由此看来，他已抛弃了我女儿。若再沉默，我亲王脸面将搁置何处？岂不为世人耻笑？只要我活于此世，定不让女儿受如此之气。”便即刻派人接女儿回来。夫人情绪已定，正自怜不幸，忽闻父亲派人来接，想道：“此等绝情之人，我留有何用？与其被他遗弃，遭人耻笑，不如我就此回去。”便应允立即回家。来接之人乃是她三位兄长：中将、侍从及民都大辅。另一兄兵卫督，职位稍高，行动不便，故未能前来。车仅三辆。众侍女早知会有今日。如今果如其然，想起日后即将与此邸宅诀别，不觉纷纷流下泪来。夫人悄然道：“我久未回家，此番回去，犹如旅居，用不了多少人。你们留几人与我同去，其余暂回娘家，待那边安定后再说吧。”便各自收拾零星物件，准备搬走，弄得毛内杂乱不堪。夫人凡需要的用品，俱已整理完毕，以便运走。一时府邸上下，哭声不断，一片凄凉！

惟有三个孩子，不谙世故，正于院中德戏。夫人将他们叫来，说道：“为母前世造孽，遭此报应，对此世已无留恋！念及你等日后孤苦无依，我心便如刀割。今且带你们至外祖父家。女儿守在我身边，日后命运如何尚不得知。你们二男孩，还得靠父，以后要常回来看望他。可你们那铁石心肠的父亲，不将你们放在心上，日后前程定很暗淡。倘外祖父在世，你们将来亦有些出路。如今源氏太政大臣与内大臣掌权，他们闻知你们身世，定会鄙薄，于此世间立世是不易的。若抛却红尘，削发为尼，那我死也不安心了。”说罢哭起来。三位孩子虽不懂此话深意，但也都蹙眉而哭了。几位乳母聚于一处，相与悲叹道：“见古书中记，即便为父的平素慈爱，一旦有了新欢，也会抛弃前妻子女，何况我们大将，平日对儿子便很疏远，徒留父亲空名，日后想得到照顾，恐怕没指望吧。”

天色渐暗，彤云密布，似要下雪，暮色一片凄凉。迎接的公子催促道：“天气这么坏，还是早些回去吧！”夫人只顾拭泪，茫然若失。那女公子平素最得黑大将钟爱，她想道：“若没了父亲，往后怎么过呢？今日若不能与他告别，此后恐无缘再见了！便俯伏于地，不愿与母同去。夫人百般劝慰道：“你若不走，我可更伤了心！”女公子哪有呜呜哭着，定要等父亲回来。然天色已晚，黑大将哪知家中变故？女公子倚于东面一真木柱上，望眼欲穿。这真木柱，是她与父往常亲昵时倚靠的。今后将让与别人，无限感慨，便将一张桧皮色纸折叠，匆匆写下一诗，用管端将纸塞进柱缝里。其诗道：

“匆匆临别时，寄语真木柱。相传多年情，莫忘铭于心户尚未写完，止不住又哭起来。夫人劝道：“算了吧！”便和诗道：

“使真木柱多情，缘尽人去岂能留？”随身众听后，皆悲不自禁，平日熟视庭前草木，如今亦觉依依难舍。众皆掩面啜泣。木工君仍留居邸内。中将君临别赠诗道：

“岩畔细水可长住，镇宅主君岂可离沪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此告别吧！”木工君答道：“虽宿岩畔钢水在，情缘浅短不长久。不必再说了！”言毕哭起来。夫人乘车别离评宅，想到往后无线再见，屡屡“回头”凝望墙外伸出的“树梢”，“直到望不见了”方止。并非依恋“夫家”，仅为生活多年，一草一木俱已熟知，安得不伤情呢？

式部卿亲王正等女儿归家，心中甚是烦恼。老夫人又哭又骂：“都怪你走了眼，平素将太政大臣视若亲人，其实是你七世冤家！当初爱女欲进宫作女御，可他却百般阻挠，有意为难。世人均以为他流放须磨时，你未表同情，故而怀恨于心。然而到底是亲戚呀！他虽宠爱紫姬，却无点滴恩惠旁及妻子家族。且一大把年纪，不知于何处领一身份不明的女子为义女。自己玩腻了，欲将她许配于一忠厚朴实的人，相中我们女婿，百般奉承他。如此轻薄行径，怎不令人恶心！”她大骂不止。式都卿亲王止住她道：“哎呀，你话怎如此难听！万万别信口指责世人皆尊敬的贤臣！他甚是贤明，作此种报复，定经深思熟虑。惟我一人，因沾有烟亲，故我前年五十寿辰，他的祝仪尤其丰隆，举世盛称，让我们担当不起。我常现为无上荣耀，不敢另有奢求了。”老夫人闻听此话，愈是气愤，极尽恶言，把源氏奚落一遭。此老夫人也真是不识抬举。

且说货黑大将于玉鬃处，得知夫人已为式部卿亲王接回，想道：“奇怪！都成老婆子了，竟有醋意，动辄回娘家去。定是亲王处事轻率，不然他不会断生此念。”忆及儿女及旁人谈论，颇为不安，便对玉警说道：“我家出了奇事呢。她回了娘家，这下我们倒落得清闲了。其实她性情甚好，日后你去了，她自会躲在一边，决不难为你。可她父亲如今接了她去，倘外人得知，定怪我薄情，我得前去解释清楚，即刻便回。”他身着华丽外衣，内衬白面蓝里衣衫及宝蓝色花绸裙，打扮入时，显得仪表堂堂。众皆觉此人与王鬃般配。可玉囊闻得他家竟有此种变故，慨叹自身命薄，正眼也不看一下。

摇黑大将先回转私邸。迎他的仅有木工君，向他惧告昨夜夫人离家时详情。当听至女公子临行前切切盼他归来，不忍离去的情景，素来心硬如磐石的他，也不禁簌簌下泪，模样甚为凄楚。他道：“哎！皆因她神经失常，狂病不时发作，多年来我百般隐忍，可他们全不体谅，奈何！倘我乃专横之人，定不可与她相处至今。别再说了，如今她已成废人，位于何处不一样呢？但几个孩子，尚不知亲王如何安置。”他叹息着，看那从真木柱缝里取出的诗，文笔虽显稚气，但女儿那凄苦的心情确叫人怜悯，令他挂念更切。他一路抹着泪，来至式部卿亲王府哪，可无一人出来见他。此地亲王正劝女儿道：“你为何还要同情这趋炎附势。见异思迁之人呢？他变心又不是此次，这我早有所闻。如今要他回心转意，已无可能。你若再对他抱有幻想，你的病恐无好转之日了。这般开导，实亦有理。震黑大将只得让传言于亲王：“如此大事，切不可急躁。虽有些疏远，未能常诉衷肠，疏漫之罪不可谅解，但已生有几个儿女，又那般可爱，彼此尚可信任。故今次务请谅解。倘他日世人判我罪不可恕，再请黄罚我好了。”如此恳求，仍不得宽谅。他便求欲见女公子一面。可仅只出来两位男孩，而不见女公子。长男已满十岁，为殿上童，相貌端庄。虽不甚秀丽，倒也常得众人夸赞，且已知情达理。次男仅八岁，甚是活泼清秀，相貌酷似其姐。霸黑大将爱抚地摸着他的头，说道：“只要见到你，就权且见着你姐姐吧。”哽咽着与他们诉话。本欲求见亲王，亲王不见，仅说：“偶遇风寒，正卧床歇息。”鬃黑大将觉得无趣，只好告辞出来。

父子三人共乘一车，一路闲谈近日之事。愿黑大将本带儿子至六条院，而将他们带回自家宅邸，自己却欲去六条院，临走时说道：“你们且住于此，日后也好来看望你们。”说罢便独自去了。二孩子茫然无措地见父亲背影远去，心中极其难受，那孤苦模样又使授黑大

将添了层愁绪。但至六条院，一见玉望那美貌，千愁百结又舒展了。再将她的娇妍柔情与自己那位怪异的正夫人相比，真乃天壤之别。自此便以前日拒于门外为由，与正夫人不再往来，音信亦绝。式部卿亲王闻知，对他的薄情甚是恼怒，然惟有愁叹。紫姬也闻得此事，慨叹道：“那我也将替父亲怨恨了，真冤啊！”源氏觉得对她不住，便安慰道：“人难做啊！玉囊一事，虽并非由我一人作主，但又涉及于我。如今是上亦怀疑与我有关，莹兵部卿亲王亦怨恨我。事已至此，莹兵部卿亲王本是宽宏大量之人，待弄清缘由后，定会消除埋怨。且男欢女爱等事，真相日后自会清楚。你父亲也不会怪罪我们吧。”

连日发生种种烦心之事，尚待玉置更显得郁郁寡欢，不再开朗了。鬣黑大将觉得委屈了她，便用尽心思劝慰她。他思忖道：“她本欲进宫，若我不赞同而误了行期，皇上怪下来，怎能担当得起？太政大臣亦会责怪我，况前朝亦有以女官为妻的先例，何不让她入宫去？”他如此一想，便于年节后送玉置进宫。

尚待玉窰入宫定于每年举行男踏歌会的正月十四日，故仪式气氛更为热烈隆重。义父太政大臣及生父内大臣的亲临，更为鬣黑大将增添了威仪。宰相中将夕雾亦前来祝贺，甚是坦诚。玉望诸位兄长如柏木等，亦乘此机会前来，精心看顾，关怀细微，实在可贺。承香殿东侧为尚待房室。西侧为式部卿亲王家女眷居所。虽两地仅隔一廊，然二人心有隔膜。一时宫内嫔妃云集，竞相搔首弄姿；满目珠绿，繁华异常。而那些身份卑微的更衣很少于人群中出现。秋好皇后、弘徽殿女御、式部卿亲王，及左大臣家众女御，今日全来协助。参加的还有中纳言之女及宰相之女。

今年踏歌盛会规模宏大。前来观赏踏歌的众女眷及娘家人个个妆扮得花枝招展。连皇太子之母承香殿女御亦亲临盛会。她衣着绚丽，花团锦簇。年仅十二的皇太子，绣衣锦裳，服饰亦是人时得体，踏歌队所行路径是先赴御前，次至秋好后宫味，然后前往朱雀院。按例本应再赴六条院，但日辰已晚，恐不便捷，故免去了。队伍自朱雀院折回，途经皇太子宫时，天已微明。迎着东方源俄而泛白肚鱼的晨曦，踏歌人意兴正酣，不禁齐声唱和起《竹II I》。嗓音清脆、仪态流洒的内大臣家四五位公子，亦加入合唱，歌声悦耳动听。内大臣正妻所生的太郎君，为殿上童子，平素深得父亲宠爱，容貌亦甚英俊，与鬣黑大将的长男相仿。尚待心想他为异母弟，对他自不一般。

玉望众侍女的衣着服饰，色彩及样式虽无新颖之处，但此时亦显得格外华丽人时，足可与恨居宫廷的宫人媲美。玉置与众诗女皆欲多呆些时日，细心品味此间欢乐。各处犒赏踏歌人的礼品亦自是不同一般，尤为玉皇所赠的棉絮式样新颖，极富情趣。踏歌人亦于此处休想，气氛热闹非凡。他们的酒筵本有定例，此次经鬣黑大将指示，故格外丰盛。他也留居于宫中值宿所，此日频频派人传言于尚待道：“入宫任职，甚教人担心。惟恐君际此间变心，故请今夜返归本邸。”虽传数遍，但玉置仍置之不理。众持女皆劝他道：“太政大臣吩咐：‘入宫机会难得，匆忙辞去岂不可惜？务使皇上欢心，得其许可，方可离去’今夜退出未免太早了。”鬣黑大将极为懊丧，道：“这般多次劝请，怎奈她终是不听，咳广言毕，连连叹息。

再说那莹兵部卿亲王，是日于御前奏乐，总无法安定神思，玉祭窈窕身姿总萦绕于脑际。恰逢鬣黑大将前往近卫府公事室去了。他便急书信一封，尽述情怀。使者将信递与侍女道：“此为亲王差人送来的。”侍女将信呈与尚待。玉童毫不在意启开，见信中写道：“深山苍苍茂树上，双栖呢响比翼鸟。羡慕愁煞孤单客，芳春悲苦缠独身。已闻得嚶鸣声了。”玉堂心中大为不悦，但已羞得满面红晕，更不知如何处置。忽闻皇上驾到。适时明月当空，朗照皇上清丽龙颜，她才觉皇上甚与太政大臣肖似，几无分毫差异。不由心中纳闷：“如此俏丽美男，人世真有二人？”（想至源氏平日虽对她恩惠深厚，但居心不良。眼下此人，倒无恶意。皇上慈颜悦色，委婉诉恨，怨她误期入宫。玉望甚是窘迫，仅以袖掩面，缄默不语。皇上道：“你沉默不言，叫我如何是好？我特科你为三位，以为你能知我意，可你充耳不闻。你原有此等习癖啊！”便赠诗道：

“依心思我恋慕苦？紫衣倩影今始见。你我宿线深厚，无过于此了。”说时神采飞扬，仪态潇洒，见者莫不惭愧。玉堂见他肖似源氏太政大臣，心亦安定了，遂吟诗作答。意即入宫尚未建功立业，承蒙加封三位，今此不胜感激。诗道：

“无故仰承圣主恩，紫衣赐赏无才人。日后定当报答皇恩。”皇上笑道：“说日后报恩，怕是托辞吧。若旁人闲话我不应与你相好，我倒想去评评理。”不觉有些怨恨。玉堂甚觉难堪，以为世上男子均有此种怪癖。便告诫自己，日后断不可对他笑脸相迎了。便沉下脸来。冷泉帝也不好再说什么，想道：“来日方长，自会熟识的。”

不料此事传入谣黑大臣耳中，令他大为担忧，便急切催促玉鬢回去。玉望也恐惹出事端，难为人妻，不直留居宫中。便编出种种令冷泉帝无可辩驳的理由，又由父亲内大臣出面劝请，方许她离宫。临行前冷泉帝对她说道：“此次退离出宫，定有他人嫌忌，不让你再入宫来。我真伤‘心’啊。最初本有意于你，如今落于人后，要仰承他人鼻息，我已不如先前的文平贞了。”他言辞恳切，惋惜不止。昔日未见其人，便倾慕于她。而今即于眼前，更觉有倾城之貌。即便不曾有过此心，也要动情；何况倾慕已久，怎不留连？可一味强求，又恐为玉望视为轻浮而讨厌他。只有故作风流优雅之态，与她订立盟约，让她心悦诚服。玉堂惶恐不安，想道：“‘梦境迷离我不知’啊！”辇车早已备好。太政大臣及内大臣派来迎接的人正等待出发。夹于人群中的镜黑大将，絮絮叨叨催促早些动身。冷泉帝面对玉鬢，犹依依不舍，便愤愤说道：“监视如此严密，讨厌！”便吟道：

“重重路遭云霞隔，不闻娇梅半缕香。”此诗虽非上乘，但玉堂见他吟诗时那优美姿态，颇觉情趣盎然。他吟罢又道：“本欲‘为爱春郊宿一宵’，可顾念有人疼你，恋你之情更甚，你且回去吧。日后二人如何通信呢？”言语间显出忧郁情状。玉皇好不感激，答诗道：

“非似浓春桃李艳，也可闻得一缕香。”其依依难舍的神情，使冷泉帝怜惜不已。终起身辞去，频频回首。

标黑大将欲当晚便将玉望迎回自家宅邸。但他一直秘而未宣，只恐说出，源氏不允。故行至途中他方说道：“今日我偶感风寒，身体极感不适，故欲急返家中，以安心静养。但又不舍尚待离去，心分两地，极望偕她同往。”此番委婉言语后，即与玉望一道回家去了。内大臣认为连个仪式都没有，未免太过仓促。又顾及仅为此事而大动干戈，定让彼此心中不悦，便道：“随他去吧，此事我也不便作主。”源氏得知，觉得此事蹊跷，出人意料之外，可又不便阻难。玉望料及自身如海滩盐灶上的青烟“随风飘泊”，只得自叹命贱。而标黑大将欢喜异常，像玉堂是他盗来的一个美人。但不时对冷泉帝访晤之事耿耿于怀。玉望为此很是增厌，鄙弃他的低劣人品，继而不再理他，心绪更为恶劣了。式部卿亲王因当时态度言词强硬，后来弄得很为难。惠黑大将不再与他往来，便断了音信。他已心满意足，便朝夕不离玉鬢。

不觉已过两月。源氏想起玉望一事，甚为不快。他悔恨自己大意，竟让荣黑大将将她接走。他深恐遭世人耻笑，念念难忘。思量玉望，心中甚为倾慕。他想：“固不可小视宿缘，可此事全因自己疏忽。”自此无论坐卧，玉堂的倩影总不时浮于眼前。很想去封闭谈戏语的信。但一想到她身边那粗俗鲁莽的鬢黑大将，顿觉去信毫无意趣，倒不如理在心底。一日，倾盆大雨中更显四周静寂，源氏闲居家中甚感寥落，想起往日孤寂时，常赴玉鬢室内，倾心畅述，愁闷顿消。那种种光景，实在留恋，便决定给她写信。又念此信虽由右近暗中代转，但还得防备她见笑，故所言不多，仅望玉望能领会他的心意。诗道：

“庭院寂寥深，春雨绵绵情。可知遥迢月，也思照故人。孤寂无聊时，回首往昔，遗憾甚多，可怎能一一尽述？”左右无人时，右近将信呈与玉鬢。岂知她看罢信，便哭起来。她深深体会到：离别愈久，源氏那熟悉的容貌，自己依恋愈深。仅因他不是自己生身父亲，不便当众表白：“啊，我思念你，好想见她！”可心中却寻思着如何方能与他见面，不由怅们。源氏虽曾多次对玉望另有所图，她亦于心中恼他，但却从未将此事告知右近。而右

近已略有所知。但二人关系到底若何，于她也尚是个谜。回信时，玉望说道：“叫我回此信，好为难；若不回，又恐无礼！”便写道：

“泪如绵绵雨，儒袖久不干，一日十二时，思亲露愁颜。拜离等颜，已历多日。寂落之感，日渐趋增。承蒙赐书，好生感激。”措辞甚是谦谨。源氏展阅来信，泪流不止。深恐旁人生疑，故强作无事。满腹愁绪，郁塞于怀。想起往昔尚侍俄月夜，受朱雀院弘徽殿母后监视，那情景竟与此次相同。可此事近在眼前，其间痛苦世上少有。便想：“好色之徒，终是自寻烦恼。从此，决不再作烦心事了。且我与玉置，此种恋情本不应该。”强力隐忍，痛苦异常。便取琴欲拨，忽又忆起玉望那纤纤玉指。他便于和琴上清弹，吟唱“蕴藻不可连根采”之歌。神态之优美，若叫恋人见之，定要动心。自宫中一别，冷泉帝目睹玉髻芳容后，便念念难忘。那“银红衫子窈窕姿”的古歌，终日于他口头悬念。他曾暗中多次写信于玉髻。可玉髻自叹命苦，对酬赠作答之事，已觉无趣，故并未真心回复过。令她惦念的只有源氏太政大臣的恩惠，觉得无可报答，永难忘怀。

时至三月，六条院庭中紫藤花与校棠花竞相绽放。一日薄暮，源氏睹视庭花，不觉想起玉望居于此邪时的诸多情景，便离开紫姬所居春殿，步入玉置曾居住过的西厅。但见像征玉望的律棠花于庭中竹篱垣上，疏疏落落绽开着，景色甚是优美。源氏随口浅吟古歌“但将身上衣，染成梔子色”，又赋诗道：

“不觉迷失深山道，谁人已取井手香？”

“虽不讲心熬煎，时时梦攀林棠花。”“玉颜在目不能忘”啊。“歌声萦绕耳畔，而听歌之人却不在身边。值此时，源氏才不得不黯然确信，玉皇确已离他而去。源氏见此处鸭蛋甚多，便当作柑桔，巧编一适当理由，叫人送去。且附了封信，恐为旁人看到，并不详叙，仅约略写道：“当初一别，时隔尚久。岂料这般无情，忆及实甚怅惘。深知身困樊笼，不得自由随往。想必若无特别机缘，定难再谋面，不由令人惋惜。”言辞甚是恳切。且附诗道：

“无冤巢中卵向去，不知谁握手掌初即便握得不紧，也令人生恨。”摸黑大将也将信看了，笑道：“女子既嫁夫家，若无重要事宜，即便亲生父母，也不可随意相见，何况太政大臣。他为何念念不忘，且来信于你诉恨呢？”他显得有些愤慨，玉望甚是厌恶，也不当即回复，仅对他道：“此信我不可复。”他却答道：“就让我代为回复吧。”他提笔时，心中甚为恼恨。故答诗道：

“迷暗巢角藏此卵，区微之物谁来寻？你来信使人不快，我代笔作答，便附庸风雅了。”源氏看罢回信，笑道：“如此潇洒的信，竟出自他之手，岂不是意料之外的事？”对望黑大将独占玉望，他甚是愤愤不平。

且说髯黑大将的正夫人，于娘家呆得愈久，心中愈是悲愤忧伤，终至神情恍惚，精神迷乱了。她不能完全与髯黑大将断绝，故髯黑对她的照顾倒还周到，对子女亦很疼爱。他渴望见一面那位赋真木柱诗的女公子，可夫人断不应允。女公子见亲王邸内，众人皆痛恨她父亲，自知父女之缘必更为疏远了，小小心灵不胜忧伤。那两位弟弟倒可常出入于父亲邪内，与他们叙谈时，难免提及继母玉空尚待：“她甚是疼爱我们，她那儿有许多新鲜事，整日快活得很呢。”女公子极其羡慕两小弟，她自叹命薄：“为何我不是男子？若能如弟弟一般自由，多好啊！”说来也怪，连小孩，都对玉皇亲近。

十一月，玉量居然生了个男孩，模样甚是讨人喜欢。累黑大将更是欣喜无比，对母子二人照顾入微。父亲内大臣闻讯，亦认为她女儿宿运亨能，喜不自胜。他觉玉祭仪容并不比平素深得宠幸的长女弘徽殿女御逊色。头中将柏木也对身居尚待的妹妹格外亲睦。但妒意犹存，以为她应入宫伴于帝测方显荣耀。他见玉堂新生儿仪态端庄，说道：“是上正愁叹至今膝下无子，倘能为他生一龙子，不知何等光彩！”亏他能说出口。人居私邸，玉置照常可处理公务，故入宫之事，不再提及。如此安排，亦甚合理。

再说内大臣家那位女公子近江君，对尚待一职甚是羡慕，或许乃此人性情使然，近日她春心萌动，热衷恋情。内大臣对此甚是担忧。弘徽殿女御也顾虑她做出轻薄行径，时时放心不下。内大臣曾训斥她：“往后定不可到人杂的场所去。”她哪里肯依，依旧出没于人多之处。一日，不知为何喜庆，殿上众多德高望重之人齐聚弘徽殿女御处。他们吹奏管弦，合拍吟唱，甚是闲雅。时逢暮秋，晚景清幽，宰相中将夕雾也在其中。此次他有别于常日，侃侃而谈，毫不拘谨，众侍女都认为他一反常态，不约赞道：“夕雾中将真出色啊！”近江君趁机技开众，钻了进来。众侍女急道：“哎呀，这怎么行呢？”欲拦住她。可她回头恨恨地瞪了一眼，昂然直入。众侍女低声议论道：“你们看，她又将出丑了。”近江君手指那世间少见的诚实君子夕雾，极力赞道：“你好啊！你好啊！”喧哗声此起彼伏，帘外亦听得见。众正叫苦不迭，听得近江君爽朗地吟道：“呼海无泊孤舟处，此话盼持身子来！你如‘拥江上’那叫小舟‘频繁往来，‘追求同一女’，这又何苦呢？突甚毫无意义啊！”夕雾甚感诧异：弘徽殿女御处怎有如此粗俗的女子呢？细一思量，豁然明了：定是那众口皆传的近江君吧。他甚觉好笑，便答诗道：“风波恶侍女涛舟子苦，亦自不思停清边。”令近江君哑口无言。

### 第三十二章 梅技

新年伊始，源氏太政大臣便用心准备为明石小女公子举行着裳仪式。各项事务，安排甚为周详。同年二月皇子冠礼之后，小女公子便随即入宫。且喜今日恰逢正月底，公务私事均甚少，源氏便命配制香剂以备熏衣之用。源氏觉得太宰大或赠奉的香料质量不甚优良，衣料亦便从二条院的仓库中取出昔日中国舶来的香料、绫罗、缎匹等。两相比较，甚觉今不如昔了。另取出桐壶帝初年朝鲜进贡的缓罗金铜等，皆为今世所无的珍品，均分别派定了用途。太宰大或所赠线罗便赏赐众侍女。源氏又派定院内各位夫人配制新旧两种香料，对她们道：“两种香料，请各配一剂。”各种赠品，以及送与诸公卿的礼物，皆精致华贵，当世无双。妇女们悉心选料，捣配香剂，铁日之声不绝于耳。源氏独团于与正屋相隔的室内，潜心配制“黑方”和“侍从”两种香剂，此为天皇承和年间秘传于后人的。无人可知源氏从何而得这向来不传男子的秘方。紫夫人则锁足于正屋与东厢之间的间别室内，用八条或部卿亲王的秘方调配香剂。大家行事隐秘，均欲一争高下。源氏道：“胜负高低，我们应以香气的浓淡来断定。”他们孩子般赌赛，实不像成家立室之人。为了保守秘密，他们吩咐侍女不得入内太多。诸种器物，皆完美无缺。那香壶箱子之模式、香壶之样式、香炉之设计，无不新颖别致，独具匠心，世所未见。源氏于诸位夫人悉心调制的香剂中，选出品质上乘者，设法纳入壶中。

二月初十，春雨零零。院中满树梅瓣，红艳芬芳。此时，莹兵部卿亲王为了明石小女公子着装仪式在即，特意前来探望。其人与源氏交情深厚，二人声息相通，凡事皆倾心相谈。两人正并肩赏梅之时，一使者送来了模姬一信，其信系于一枝凋零过半的梅枝上。莹兵部卿亲王心中明了模姬与源氏昔日情谊，对此信颇感兴趣，便道：“她自动送来此信，其中应有别情。”源氏微笑着道：“我很直率地请她配制香料，她现已精心配制出来了。”说罢便将信藏起。随信而到的尚有一只沉香木箱子，内装藏青色与白色琉璃钵，其内皆装有大粒香丸。藏青色琉璃钵的盖子以五叶松枝相饰，装饰白色琉璃钵的则是一些白梅花枝。系于两钵上的带子亦皆优美异常。亲王赞道：“漂亮极了。”仔细观赏，又寻得小诗一首：“残枝落英纷飞尽，葱郁香息令成空。移落佳人春衫袖，芬芳忽随暖风浓。”笔迹雅致，浓淡适宜。亲王朗声诵读一遍。送信使者由夕雾接待，酒肴甚丰，另赏他女装一套，内有一袭红梅色中国绸制常利服。源氏选用红梅色由上而下渐淡的信纸作复，于庭中折取一枝红梅，将信系于枝头。亲王恨恨地说道：“信中定有隐情，不然，为何秘而不宣呢？”便很想瞧一眼。源氏答道：“并无什么隐情，你如此疑心，也太不合情理了！”便将信中的诗在另一张纸上写出给他看：

匿信只为防疑怪，欣逢花枝念故人。”诗意大略如此。他又对亲王说道：“此次着裳仪式，我如此精心准备，似乎也太认真了。但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办得体面些也不过分。女儿并不十分端正，结腰之职，未便由疏远之人担任，因此我想请秋好皇后乞假回家。秋好皇后与她以姐妹相称，彼此十分熟悉。不过此人气质雅洁，仪态不凡，请她来参加这太过平凡的仪式，真乃委屈了她。”亲王说道：“倘要使这位未来皇后如同现今皇后一般，理当请她来结腰。”他极口赞同。

源氏想乘此微雨时日将诸夫人所调制的香剂收拢，便派使者向她们传话：“今晚天降微雨，空气湿润，正是试香的好时候。”于是诸种精妙的香剂皆一一送到。源氏对亲王说道：“就请你来一一评判吧。所谓‘除却使君外，何人能赏心？’也。”便令即刻取出香炉试香。莹兵部卿亲王谦逊道：“我并非‘知音’。”但也不怎么推辞，将诸种香料一一试验，指出其所含香料过多或不足，甚为挑剔，即便细小之处亦不放过。终于轮到评定源氏自己精心配制的两种香剂了。在承和时代，香剂必埋于官中右近卫府旁御的沟水边。源氏亦遵此古法，将自己所制两种香剂埋于西廊下的流溪之畔。便派惟光之子兵卫尉掘出，交夕雾呈莹兵部卿亲王。亲王颇难受，道：“我这个评判，也将不胜烟熏了？”

同一香剂的配料，各处都一样，但因趣味有别，配量也有差异，故香气有浓有淡。此中奥妙实是无穷。故莹兵部卿亲王认为请香料各有千秋，无法裁断评判其优劣。只有道姬送来的“黑方”，毕竟淡雅清幽，卓然不凡。至于“侍从”，即源氏所制者，最为上乘，香气幽雅宜人。紫姬所制的“梅花”在其他配制的三种香剂之中，独具一格，其味清爽新鲜，配料稍重，故有一种奇异的香气。亲王赞道：“在此季节，即便那随风飘来的梅花香气，也很难与此种香气相匹呢。”身居夏殿的花散里，得知各位夫人竞相比赛制香，自觉没有必要挤于其间争长论短，便只制一种夏季用的荷叶，香气异常清幽，丝丝沁人心脾。冬殿的明石姬，原想调制一剂为冬季所用的“落叶”，但深恐此香难胜他人，亦觉无甚意趣。因此想到：前朝宇多天皇拥有一优异的熏香配制秘法，公忠朝臣得其秘传，再加自己潜心研究精选，配制而成“百步”各香。她灵机一动，便按此方配制，果然香气逼人，异乎寻常。亲王认为此人最为工于心力。依他的评判，各有所长，难分高下。故而源氏讥笑他道：“你的评判也太面面俱到了！”

渐渐雨息月出，源氏与亲王把盏对饮，共叙往昔之事。此时云月飘渺，柔和清丽，因是微雨初晴，故有习习凉风。梅香与熏香相融，生出一种令人无法辨别的奇妙气味来，溢满殿宇，令人心旷神怡。事务所之人正忙于装饰各种乐器，以备明日合奏之用。许多殿上人正在练习吹笛。笛声悠扬，韵节谐和，源氏将前来参见的内大臣家的两位公子头中将拍水与养少将红梅留下来。源氏命人取过琵琶交与莹兵部卿亲王弹奏，自己则执箏，又叫棺木以和琴相和，三个同奏，弦乐之声，优美悦耳，音韵华丽。夕雾的横笛之音，颇与时令相合，清越之声萦绕云霄。红梅则合拍而唱催马乐《梅枝》，歌声美妙无比。红梅幼年之时，曾于掩韵游戏之后即席吟唱催马乐《高砂》。今唱《梅枝》，更胜从前。亲王与源氏参与进来助唱。此次虽非正式盛会，却是极具意趣的夜游。

亲王向源氏敬酒，献诗道：

“醉心饱餐丽花香，蚕啼忽拂意更迷。于此处‘我欲住千年’呢？”广源氏将酒杯转赐棺木，并赠诗道：

“都香色艳今春他，雨花时断君来赏。”棺木接过酒杯，交与夕雾，亦赠诗道：

“通宵长笛任君吹，惊飞高技巢中芬。”夕雾答诗道：

“花枝合意春风避，岂可恣意吹玉笛？”众人笑道：“恣意吹笛的确无情啊！”红梅亦赋诗一首道：

“花月掩映春云怜，巢蚕清啼夜半惊。”亲王于诗中寄寓“我欲住千年”之情，果然直到天明方起身辞归。源氏命人送到车上的礼物，一为本是为自己制的一件常礼服，一为从未试过的两壶熏香。亲王以诗答谢：

“满袖携香醉归去，浮游郎君怕山妻。”源氏笑道：“你真乃胆小呵！”见其车正起轭套牛时，便以诗作答：

“风采神逸喜还家，玉部归去娇君迎。她见你神丰貌美，怎会骂你！”亲王元以回驳，只得垂头而去。柏木、红梅等亦受得一些妇人所用的袍衫之类的赠品，自然不及亲王的丰厚。

此日成时，源氏前往西殿。着裳仪式的会场已于秋好皇后所居西厅旁一室内布置妥当。为女公子梳发的众内侍亦到齐。紫夫人借机与秋好皇后相见。两家侍女甚为美貌，济济一堂。着裳仪式于深夜子时开始，灯光虽略显朦胧，但秋好皇后仍能看清女公子俊秀的容貌。源氏向皇后致谢：“库蒙不弃，敢以陋质进见，请为结腰。但恐后世者，以此为例，意甚惶恐，敬申谢忱。”皇后答道：“我乃愚钝无知之人，实乃勉为此礼，却蒙如此盛誉，反觉于心不安。”她这般谦逊，仪态甚是娇媚动人。源氏见家中云聚这许多美人才女，欣慰不已，但想到明石夫人未能参加盛会，又甚感遗憾，源氏本拟派人前往邀她出席，又恐招人非议，只得作罢。六条院中所举办的仪式，即便平常小事，亦极隆重奢华，何况着裳仪式。倘首尾能述，也难以一一穷尽，又加之无味，故不赘述。

皇太子于是月下旬某日行完冠市。这表明他已长大成人了，此时他年仅十三。许多权势显赫之家急欲送女入宫奉侍，但闻源氏太政大臣也有此意，且仪式隆重之极，左大臣及左大将等便觉得自己的女儿不便争宠，只好静候明石女公子先行，然后才送女儿入宫。源氏闻知此事后，说道：“如此反倒不妙了。后宫之中，如少了许多美人的争宠斗妍，便意趣顿减，何况大家若将女儿重门深锁，岂不可惜？”便让女儿延期入宫。左大臣闻此消息，便遣送称为丽景殿的三女公子入宫。

明石女公子拟定居于源氏从前的宿处淑景舍，如今已改建装饰一新。但延期使皇太子甚感焦灼。是以定于四月入宫。又添置了许多雕饰精致、式样高雅的器具，其图案和雏形均由源氏太政大臣亲自挑选，再召各行名匠精心制作。书箱内所藏图册，都选作女公子进宫后习字的字帖，其内亦有历代名家书法精品。源氏对紫夫人说：“世风每况愈下，万事皆不如先世。只有假名的书法，如今日臻其妙。古人的假名书法，虽遵循一定的法则，但太过于硬涩呆板，似乎同出一辙。直至近代，假名书法的妙手才相继问世。我曾热衷此道，广集众多优良范本。其中六条妃子所作的，看似漫不经心，随心所欲，草草一行，但却是笔法纯熟，自成妙趣。我求得之后，视作传世之作，与她结下了不解的情谊，留下了惹人非议的名份。当时她痛悔不迭，但我非薄情寡义之人，亦曾悉心照管她女儿。她贤明大义，虽赴九泉，亦定能谅解我的。”说时声音渐渐微弱了。

接着又说道：“那已故的母后藤壶道人，书法造诣甚深，风格秀丽。然笔力柔弱，尚乏余韵。尚待隄月夜堪称当代名家，但其书法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太过于洒脱。尽管如此，模姬、隄月夜与你，皆堪称书法名手。”紫姬答道：“推我为名手，我实不敢当。”源氏又道：“无须太过谦逊，你的笔法柔婉娟丽，自成风格，尤其是汉字，高明无比，只是假名略微逊色些。”他拿出几本备写字用的空白册子，都有甚为精美的封面与带子。他说：“我拟请莹兵部卿亲王与左卫门督也留点手迹。我再写两册。他们的字总不会在我之上吧！”这是自诩了。他又选好笔墨，一一写信与诺夫人，恳请她们也写一写。诸位夫人甚感为难，其中有推却者，源氏则再三相请。他又召来几个俊美风流的少年，让他们于一种颜色上深下谈的精美纸册上比试书法。并吩咐宰相中将夕雾、式部卿亲王的儿子在兵卫督与内大臣家头中将拍水道：“歌绘、笔手皆可，只是各选用自己所喜好的字体罢了。”于是诸少年无不尽心书写，相互比试。

源氏又自闭于别室中，专事笔墨。其时春花已近尾声，天气晴和，令人心境恬适。各种古歌，纷至沓来，源氏便随意地用假名书写，或草体，或普通体，皆秀美不凡。身边侍女只留二三人，专门侍候笔墨。此二三人皆有学识，古歌集中哪些诗歌可入选，皆可听取她们

的意见。源氏坐于卷帘窗下，凭几书写册子。或落拓不羁，或正襟危坐，姿态皆甚为优美。凡明了其中情趣之人，无不神往。

正值书写之时，忽闻侍女报道：萤兵部卿亲王驾临。源氏颇感突然，一边换上常礼服，一面命人添设蒲团，恭请亲王入室。但见亲王风度翩然，拾阶而上，从容洒脱。众侍女隐于帘内窥望。两人相见，互相揖让，举止优雅。源氏向他欢贺道：“近日无所事事，甚感孤寂无聊。幸蒙驾临，倍感欣悦。”亲王便呈上源氏所托书写的册子。源氏当即观览，但见其书虽非特别超然卓越，然页页字迹清晰工整，笔力挺健端秀，堪称上乘之作。选歌亦极具匠心，皆选取富有特色的古歌。每首三行以内，字虽不多，却飘洒自如。源氏始料未及，惊叹道：“如此上乘之品，非我等所能及也！”亲王戏笑道：“我既泰居众贤之列，拙作自当沾我之光了。”

源氏无法隐藏自己所作册子，便取出让亲王欣赏。其中中国纸平整光滑，上面的草体字甚为优美。又有质地细腻、纹理精细的高丽纸，上书流利的假名，端庄雅丽，行笔严谨。其美委实不可比拟。观者睹其书画，似觉欲随书家笔意流动而动情流泪。又在本国所制的色泽鲜艳的彩色纸屋纸上信笔挥写草体诗歌，腾挪跌宕，龙飞凤舞，其美无比。亲王见此洒脱豪放，美妙妩媚的手迹，爱不释手，再无心思看别人的作品了。

左卫门督所书的，一味堂皇艳丽，锋芒尽现，笔法未免有失端正，给人一种做作之感。所书诗歌尽选用奇异之作。源氏不肯多将那些妇女之作拿出来，尤其不肯将控姬之作轻易示人。诸少年所书册子，皆风流洒脱，各尽其妙。夕雾的作品，字如流水，间杂似苇之字，交错相衬，显得畅快淋漓，跳跃跌宕，恰似难波浦上风吹苇动的妙景，水光苇影，令人叹为观止。又有数页，匠心独运，气势突兀，一反华丽淫靡之风，字呈怪石峻峨之状。萤兵部卿亲王见的拍案叫绝：“真乃异品！作此种文字，不知要费多少工夫！”此亲王儒雅风流，故很赏识这骇俗之作。

这天又是整日纵谈书法。源氏将所藏诸种继纸册取出，相与品鉴。亲王乘此良机，遣儿子侍从将家中所藏书册取些来。共有《枯万叶集》四卷，乃峻峨帝所选，另有延喜帝所书一卷《古今和歌集》，此卷由浅蓝色中国纸合订而成，封面为深蓝色中国花纸，浅蓝玉轴，五彩巾带，更显高雅端庄。每卷所用书体迥异，笔墨甚是精美。源氏移近灯笼，仔细观赏，赞道：“真乃精品！如今之人，恐怕只窥得古人一点端倪呢！”亲王乘机将此作品赠送与源氏，道：“即或我有女儿，若其不懂欣赏，我亦不愿传与她。何况我没有女儿，此物更无须保留了。”

源氏亦赠与侍从礼物，是装在一只沉香木制箱里的中国古书，版本自是上乘，另有一支精致美丽的高丽笛。

近期来，源氏醉心于品评假名书法。凡著名书家，不论身份高贵低贱，他均一一寻访，令其选择所擅长的品类书写。但出身低微之人所作，不被纳入女公子之书籍。他认真衡量其人才学品貌，叫他们分写册子与卷轴。之外，他又为女公子备置了许多别国所罕有的诸种珍稀之物。其中，又以各种书帖最为青年人所珍视。他未将须磨日记选入画幅。因他想侍女公子年事稍大，颇具知识之时方交付于她，以期传之后世。

且说内大臣目睹别人为了女儿入宫，准备周全，排场宏大，回思自家女儿，便觉万般懊恼。他那小姐云居雁，美若天仙，如花似玉。虽芳龄二十仍独守闺阁，寂寥冷清，着实令他担忧，那个追求过云居雁的夕雾呢，态度一直冷淡，漠然无情。若自己遣人向他主动求婚，又恐引为笑柄。故此，内大臣暗自悲叹，更悔当初不该拒绝夕雾的热心求爱。他认真琢磨，这也难怪夕雾再无表示。夕雾亦闻知内大臣有后悔之意。但他对昔日内大臣的冷酷无情仍怀恨在心，因此故作镇静，不去求婚。但他决非另有新欢。他倾心恋慕云居雁，常生“暂别心如焚，方知戏不得”之叹。云居雁之乳母因他的淡绿袍而讥笑他，故他下定决心：“必待荣升纳言，换上红袍之后方去求婚。”

夕雾年已十八，仍未定亲，源氏甚觉奇怪，颇为他担忧。一次，对他说道：“若你对那人情义已绝，不妨另选一个吧。右大臣与中务亲王均想招份为婿呢！”但夕雾毕恭毕敬地聆听，却缄口不语。源氏又道：“就此事而言，我亦曾不肯听从桐壶父皇之训诫，故亦不愿与你多说。然事过之后，方思其教诲，实乃金玉良言。你这般年轻，尚未定亲，世人均在猜量你心存高远，不肯草率从事。若你为宿缘所束，结果却娶了个平庸女子，将受人嘲弄。世事多变且有其限度，即或心怀高远之志，结果亦未必如意，故不可过分挑剔苛刻了。我自幼长于宫中，不能自由行事，许多行为都受到约束。稍犯过失，便遭讥讽，故时刻小心在意。但仍得了个好色之恶名，长期遭人讥讽。你官职低微，约束较少，但万不可心无顾虑，任意行事。此刻倘无所爱之人来束搁其心，即或圣贤，亦难免因女人而声名狼藉，此种事例，从古至今，层出不穷。倘强行求爱，便会使对方蒙受恶名，自己亦被人怨恨而抱憾终身。若因阴差阳错而成亲，不合我之心意，以致难于忍耐亦应尽量宽容。替她考虑：或因其父母情面而谅解她；或因双亲去世，娘家衰败，而其人亦不乏优点，从而回心转意，与之白头偕老。故而，无论为自己抑或别人，均应深思熟虑，以求善始善终。”凡闲暇之时，源氏总以此类话来训导夕雾。夕雾亦听从了父亲的训导。他有时倾慕别的女子，即便是逢场作戏，过后也认为作孽深重，有愧于云居雁。

云居雁见父亲近来长吁短叹，便觉甚可悲，心中很是消沉。但脸上却毫不外露，仍佯装无甚心事，郁郁度日。夕雾每逢相思煎熬，难以忍受之时，便作些忧愁缠绵的情书，寄与云居雁，云居雁若是圆滑世故之人，便会有“仍有谁可信任”之叹。疑心夕雾对她是否诚心。但她并非如此，每次读他的信，总是悲切难忍。外间又闻传言：“源氏太政大臣已答应中分亲王恳求，将让夕雾娶其女儿。”此言传入内大臣耳中，心情更为慢郁。他悄声对女儿说道：“闻知夕雾要娶中务亲王之女，此人真薄义无情啊！昔日太政大臣曾向我征求，要我将你嫁与夕雾，那时我甚是固执，未曾应允。想是因此，他便另择他人了。如今我若退步，应其昔日之求，岂不被人讥笑！”说罢泪盈满眶。云居雁感到异常羞耻，不禁泪如泉涌，簌簌落下。又觉难为情，倒转身去，姿态娇艳俏丽。内大臣睹此情状，思道：“此事怎生是好？看来只得忍耻求人了。”他满怀疑虑地踱出室外。云居雁仍独倚窗前，凝目远眺，她想：“我这般伤心，以致淌下泪来，不知父亲会作何想？”正当她胸中思绪纷涌之时，夕雾遣人送信来了。云居雁强压悲伤，动手拆读来信。只见信中语言甚详，其中有诗道：

“君心无情意，浮游同世人。我心誓不弃，怀君长相思。”云居雁见信中闭口不提另行择配之事，更觉此人太过薄情寡义，思之不胜悲恨，便答诗道：

“口言未忘情，心早离我去。喜新厌旧人，良心太随意。”夕雾读罢复信，甚觉蹊跷。他握信不放，百思不得其解。

### 第三十三章 藤花未叶

却说此时六条院一派忙碌，众人皆为小女公子入宫准备。夕雾中将满腹心事，恍恍惚惚，只觉莫名烦恼：“我自己尚且不知，此心何以固执如此。相思之苦平是难耐，而对方也已让步，‘守关人’已‘睡熟’。只待对方前来正式议婚罢了，又何必自寻愁苦呢？”此番忍耐等候，心中烦乱不堪。云居雁亦想：“那日父亲悄声相告之言，倘成事实，则夕雾必将把我尽然忘却。”她悲伤不堪。两人虽由于赛运而背弃，但毕竟是一对缘不可分的恋人。而内大臣呢，感到自己态度如此固执，对自己毫无益处，便感到无限烦恼。他思道：“若夕雾择了中务亲王之女，则我女必然另配他人。如此这般，夕雾定将十分痛苦，而我们亦会被人所不耻。况此事已经外扬，倒不如设法调和，主动退步求亲为好。”内大臣与夕雾似若仿佛无事，而心中各怀敌意。他羞于向夕雾突然提亲，而郑重去迎接新婿，也难免被人耻笑。故想等得一个绝妙机会，隐约暗示于夕雾。

三月二十日是太君两周年祭辰，内大臣到极乐寺墓地祭拜。诸公子也皆随行，前来的王侯公卿亦甚多，排场盛大无比。夕雾中将杂于其中，他装束鲜艳华丽，不逊他人丝毫。且正值青春盛年，相貌英俊流洒，眉清目秀，俊美元媛。只因昔日之事与内大臣心生隔阂，见面也颇多顾忌。今天虽来参与，却态度冷静，怀有戒备之心。内大臣则对他特别关注，不似往常。源氏从六条院送来了诵经礼忏所需供品。夕雾中将态度诚恳，殷切置办外祖母的种种供养。

天色已暮，众人开始回家。此时落英缤纷，暮霭沉沉。内大臣忆起往事，慨然作吟，姿态潇洒飘逸。对此苍凉喜景，夕雾悠然神往，心驰意迷。旁人叫道：“要下雨了”，他却仍然不知，依然耽于通思之中。内大臣见此情状，忍禁不住，拉着夕雾的衣袖，说道：“你为何这般怨我？今天同来祭扫，请看太君尊面，消释对我的怨尤吧！我年事已高，恐不久于世，若见恨于人，真是遗恨无穷了。”夕雾听他如此说，惶恐不安，答道：“外祖母生前教诲于我，理该遵从舅父训诫栽培。只因小甥开罪舅父，未获舅父宽谅，故此未敢前来聆听训诫。”正此刻，风声大作，雨势陡然凶猛。众人匆匆奔散，纷纷回归。夕雾归家之后，暗自思忖：“今日内大臣对我态度不似寻常，不知他在作何打算。”他日夜恋慕云居雁，故凡她家大小之事，亦颇为关切。这晚他彻夜寻思，直至天明。

或是夕雾长年挚热相思之故吧：内大臣已一改先前的强硬态度，变得很是温和柔婉。他想找个良机，促会女儿与夕雾之良缘，可又不能令人识破，可谓用心良苦！正值四月上旬，庭中藤花开得茂盛。美景鲜色，格外夺目。坐视如此良期，若是虚度，岂不可惜。于是内大臣决定举行管弦之会。夕阳缓缓西落，花色更显妩媚。内大臣遣棺木送信与夕雾，井口头传言：“前日晤谈，未得尽叙衷曲。今日倘有兴致，切盼即时光临。”信中附诗一首道：

“紫藤花艳日暮中，缘何空候残春过。此信系在一枝美丽清艳的藤花上面。夕雾终于等到了此日，惊喜之余，心头惴惴不安。惶恐作复道：

“日暮苍茫难分辨。艳艳藤花如何折？”对柏木言道：“万分抱歉，我甚为胆怯，无法成诗，请你与我修改吧！”棺木答道：“不用写诗，我与你同去便是了。”夕雾笑道：“我不要你这种随从！”便叫柏木取了信先回去。

夕雾将此事禀报父亲，并呈上内大臣来信。源氏大臣看罢信道：“如今，他主动求上门来，也消释了先时违背太君遗志的不孝之罪。可他那种骄横矜持之态，着实令人难耐。如此看，他招你去，定有意思的。夕雾答道：“他未必便有他意吧！或只因他家院旁紫藤花今年开得茂盛，况值闲暇无事，故招我去赴管弦之会罢了！”源氏道：“既然他特地来访，你应速去才是。”夕雾不知内大臣心存何种想法，心中犹疑不安。源氏对其道：“你的袍子颜色太深，质地也不太讲究。若不是参议，或是无官职之人，不妨穿你那浅紫色袍子。你既是参议，衣冠便得考究些才是。”便将自己所穿的一件华美礼服，配上非常适宜的衬衣，令随从送往夕雾室中。

夕雾在室中精心打扮，直到暮霭沉沉，才至内大臣府邸，众人已等得焦急了。他进入府内，诸位公子，自相木以下七八人均出来相迎，拥着夕雾入内。座上均是才貌出众的俊秀公子。但夕雾尤为超然，清秀而淳雅，气宇轩昂，令人好生钦慕。内大臣令侍者认真设置客座，自己也整饰衣冠，准备出席。他向夫人身侧的侍女们说道：“你们均来看看！夕雾公子年事渐长，相貌愈发俊秀了。其一言一行，皆从容大方。他那堂皇磊落、老成持重之相，竟超过其父呢！源氏的相貌一味儒雅柔和，看了令人欢悦，而忘却人间所有愁苦。但于朝廷之上，这相貌却似太过风流而少却了一份庄严。夕雾公子则才深学博，气度豪迈，世人均认为他是完美无假之人呢！”话后，整整衣冠，便出去会见夕雾。寒暄了几句谦恭有礼的应酬之词后，便移座饮酒观花。

内大臣道：“春日花开，桃李梅杏各呈其艳，各散其香，姹紫嫣红，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然转瞬间，便全然不顾赏花人惜花之情，春红凋落，花英散落殆尽，花期甚短啊！这藤花

栅搬来迟，却正合时候；且能一直开至夏天，格外令人心爽神逸，悦目喜耳。这色彩无不令人想起可爱的人儿来。”说时面含微笑，风度翩翩。月亮破云而出，暗香盈盈，清光膜震，难于辨认花色。然却仍以赏花为由，作歌为乐，劝酒传杯，献筹交错。不多时，内大臣佯装已醉，频频与夕雾交杯劝酒。夕雾心环戒备，婉言推却，倍感顿劳。内大臣道：“在这等衰颓浇漓的末世，你乃才学渊博，应付世事游刃有余的有识之士。但你却为何不能俗得我这残烛老人之意，实是太无情礼！古书有‘家礼’之说，你也定深悉孔孟之道，然你却未肯视我如父，逆我心愿，教我好生遗憾！”大约是醉后伤感，情不自抑之故吧，他婉转地发了一阵牢骚。夕雾慌忙道歉道：“小甥如从前孝敬外祖父母和母亲般孝敬舅父，矢志不渝，无所顾惜，不知舅父何出此言？恐是小甥一时疏忽而有所怠慢之故吧！”内大臣见良机已到，便振奋精神，唱起：“春日沐藤花，末叶皆舒展……”的古歌来。早已准备就绪的棺木中将，此时便按父亲旨意，在庭中折取一枝深色长穗的藤花，插在夕雾的酒杯上向他敬酒。夕雾接过酒杯，甚是惶恐。内大臣吟诗道：“藤花实可恨，凌子老松上。因爱紫色故，其怨当释消。”夕雾手持酒杯，面带微笑，屈身施礼，姿态十分优雅。答诗道：

“含泪苦候几度春，花香今朝始得闻。”吟罢，回敬棺木一杯。柏木也吟道：“春衫着妙女，却胜此藤花。欣逢雅人赏，花色倍增光。”于是依次传杯敬酒，吟诗赋歌。但因诸人皆酩酊大醉，所吟诗歌，语不成章，较之上品，俱逊色不少。故不详述。初七夜，月色清幽碧微，一沙池潭暮烟笼罩，朦胧而迷离。池畔树影斑驳，绿叶娇嫩明丽，尚未成荫，周围一片沉寂。在那些树干低矮。虬枝横逸的松树上，盛开着藤花，清丽艳雅，无与伦比。那位歌喉美妙的兵少将红梅，婉转唱起催马乐《苇垣》。内大臣听了欣喜异常，高声道：“这曲歌真意味深长啊！”便和了节拍，欣然助唱道：“此家由来久……”歌声高亢激越，也甚有韵！从前！日恨新怨顿释在这愉悦洒脱宴乐之中。不觉夜色已深，夕雾佯装倍感痛苦之样，对柏木说道：“我头晕目眩一夜，不堪其苦。倘若辞别归去，恐怕路上生事，恳请在尊处借宿一夜，不知可否？”内大臣闻言，心中暗喜，便对柏木吩咐道：“头中将，你好生安排客人寝所吧。老朽不胜酒力，早已大醉，也顾不得礼节不周，先行告退了！”说完，假装酒醉不堪，回内室去了。柏木对夕雾说道：“想必家父是让你借宿花阴了。哎，怎生是好？倒教我这引路人左右为难，不知何办。”夕雾答道：“岂有轻薄之花‘托身苍松上’？你如何说出这等令人不快之言！”便促请柏木引路。柏木心中不免生嫉，但他向来认为夕雾人品高雅，让人称心，此后也终是他的妹婿。故此放心将他引到云居雁房中。

见了云居雁，夕雾恍若梦中。多年相思之苦，终于美梦成真，顿觉自己更为尊贵了。云居雁见夕雾比少年时更英俊，实乃秀美无比。竟不胜羞涩，默默不语。夕雾对云居雁倾诉道：“我几乎成了别人谈笑的话柄，全赖我对你的爱恋忠贞不渝，耐心忍受痛苦，终于得你父应允，你却似毫不念情，真令人不可思议！”后来又道：“你懂牟少将唱《苇垣》之意么？他对我冷嘲热讽得好生厉害！我想唱催马乐《河口》之歌来对答他呢”云居雁顿时面颊绯红，以为此歌庸俗不雅，答诗道：

“轻薄之事河口传，私情何故泄疏栏？多么无聊啊！”吟时如同孩童般天真无邪。夕雾含笑答诗道：

“埃怨河口关，漏世缘流栏，久木多关上，责任在守关。害我长年饱受相思之煎熬，忧愁苦恼，度日如年。”他借口酒醉装作疲困之态。天已破晓，夕雾样作不知，依恋不舍，不忍离去。众侍女都着1万分。内大臣闻晓，怪道：“为何还未起来？睡得如此贪恋。”天色大亮之前，夕雾终于离去，尽管睡眠惺松，亦觉美观风韵无比。

翌日，夕雾来信慰问，照例遣人偷送而至。云居雁反而不似往日般急切回信，侍女们见此便挤眉弄眼，窃窃私笑。此时，内大臣进来了。云居雁略显局促。夕雾在信中写道：“只

因姐姐对我存疑，不愿坦诚相待。故虽已结璃，反觉此身不幸。然而恋慕之情，永世不渝，故欲凭此书释我愁怀：

泪透青衫睹自绞，苦盼余年手已劳。今朝莫要怪我痴，盈泪当面十澜样。“此信情真意切，爱意缠绵。内大臣阅毕，笑道：“字迹清秀，笔力雄健，好书法啊！”豁然释消了昔时对他的成见。云居雁犹豫未决，懒做地不愿作复。内大臣恐迟不作复，有失体面。又料想她在自己面前，恐难为情，遂起身而去。柏木中将热情招待使者，搞赏甚丰。此人昔日偷送请书，多闪闪烁烁，此时神灵活现，趾高气扬了。他是个右近将监，平素夕雾将其作心腹看待。

源氏太政大臣亦获悉此事。须臾，夕雾前来参见。但见他容貌清雅，比先前更光彩照人。源氏打量片刻，说道：“今晨情状如何？慰问信可曾送去？贤者亦难因女人而不出差错的。多年以来，你能不强人所难，性情温和，不焦不躁待至今日。此心委实通异常人，深为世人嘉许。内大臣则一向性情刚强，不折不挠，这次忽然谦卑起来，必惹世人讥评。你切不可因此而得意非凡，不可一世，从而养成浮薄之性。内大臣看似落落大方，风流恣悦，洒脱不羁，其实并无豪放之度，却是个近于迂腐，难与相交之人。”此乃照例训话一通。他觉得此姻缘美满如意，尽善尽美。源氏大臣今年三十九岁，但相貌仍清秀隽雅，甚是年轻，一点不似夕雾之父，倒更像年事稍长之兄。分看二人，容貌酷似，一模一样。两人共处时，则略有差异，各尽其美。源氏大臣身着浅色常礼服，内衬唐装式的白内衣，花纹鲜艳而晶莹。夕雾身着色调稍深的常礼服，内衬浓丁香汁色纹样的白线衫，神彩艳丽，饶具丰姿。

此日正值四月初八，六条院内举办浴佛会。寺院先送来一尊神像，导师则珊珊来迟。各院夫人皆遣女童送来品种繁多的布施品及浴佛会用物，堪与宫廷媲美。诸公子也来赴会，仪式参照宫中。较庄严的御前仪式而言，却是意趣横生，令人敬仰。夕雾心不在焉，行过仪式，便即刻修饰一番，前往云居雁处去了。夕雾与云居雁长年相思，情爱至深，一旦夫妻团聚，自然格外恩爱。正如诗歌所言：“密密深情不漏水”了。有几位年轻侍女，曾与夕雾调清作欢却并无深切关系者，此刻心中也不免生出一丝嫉意。岳父内大臣见到夕雾如此温柔体贴，风度翩翩，对此快婿也颇感欣慰，愈发器重他了。他虽因自己主动退步而心有余怨，但想到他为人醇厚，长年忠贞不渝，耐心等候其志，实为难得，自当原谅他。此后，云居雁的居处日渐繁华，甚至超过了弘徽殿女御处。内大臣的正夫人及其贴身侍女故而心生嫉恨，时有怨言。却又无可奈何。云居雁的生母按察使夫人闻晓女儿嫁得佳婿，深感欣慰。

且说六条院的明石小女公子，择定四月二十后入宫。四月中旬正值贺茂祭佳节，紫夫人欲先行一日去参拜贺茂神社，照例邀约请夫人随行。诸夫人以为与之同行，形似随从，不甚体面，故众人皆婉言辞绝。故源氏太政大臣偕紫夫人及女公子三人前去。随从人员也不多，惟有二十辆车前往，一切简洁明快，倒也饶有风趣。翌日拂晓，众人入寺参拜。拜毕同登看台，观赏美景。众侍女的车子停于看台前排成一串，甚为壮观。远处相望，均知此乃太政大臣家的行列，其气势庞阔，好生盛大！权势之盛，可见一斑！源氏想起昔日秋好皇后的母亲六条妃子的车子遭挤退之事，对紫夫人言道：“倚凭权威，盛气凌人，作此行径毕遭抱应。昔日葵夫人盛气傲慢，终于报恨而死。”死时凄惨情状，避而不谈，只道：“再者两人的后代，葵夫人之子夕雾，仅是一个普通平民，升官艰难缓慢；而秋好皇后则位极权臣，莫能与之相比。仔细想来，委实深可感慨！人生无常，世事变幻，命运难测。故人在活着时总想逍遥自在，随意不拘。然而惟恐我去世后，留你一人于世，替我受过，晚年不免孤苦伶仃……”话不曾完，见王侯公卿等皆上看台，源氏大臣便前往就座。是年的司祭敕使，是近卫府派遣的头中将相木。他从内大臣府哪动身，与王侯公卿一行，都来到源氏大臣的看台。另一司祭敕使，是惟光的女儿藤典诗。她因才华出众，极受盛誉。冷泉帝、皇太子以至源氏太政大臣，均以无数珍品与极优厚的圣眷犒赏她。她与夕雾

交情深厚。虽对夕雾有情，却并未公开，闻知夕雾与高贵的云居雁成亲，她伤已无比。临行之际，夕雾写信给她，赠诗道：

“葵花饰佩缘何见，询问花名说不清。叩令人痛苦不已啊。广藤典诗得此信，知夕雾在新婚燕尔时仍未忘情于她，心中甚是感激，在匆匆上车之时，作诗答复：

“难识插髻饰花名，问询寒窗攀枝人。花名自在君心中，愿君勿忘！”寥寥数语，在夕雾看来却是极富风情之答。此后他仍然未曾忘怀藤典侍，俟有机会，便常常与之幽会。

明石女公子入宫之时，紫夫人有意亲自伴送。源氏大臣寻思道：“紫夫人不便伴随女公子久住宫中，不如乘此机会让其生母明石夫人相随进宫，作其保护人吧！紫夫人也盘算道：“此事总得令其母前来，将这母女两人长相分隔。母亲必定惦念女儿，时常愁叹；女儿虽已长大，亦必十分想念母亲。这样双方定愁苦不堪，有何必要！”便向源氏大臣说道：“理应清明石夫人伴同女儿入宫，长住宫中相伴才好。女儿年纪尚小，不请人情世故。而侍女们又都年轻贪玩，不可依赖；乳母们也只能照顾表皮之事，我却不能长住宫中。这叫我怎能放心？欲求放心而无甚牵挂，惟有如此。”此言甚合源氏意愿。源氏闻知不胜欣慰，便转告了明石夫人。明石夫人喜不自禁，庆幸母女从此可以长相厮守，立即准备种种进宫事宜。讲究得体，不逊于身分高贵的正夫人。出家为尼的母夫人终生祈愿外孙女儿富贵荣华，也祈愿自身长寿，以期能见外孙女儿一面，现闻外孙女儿已选为太子妃，即将入宫。则在世之日，恐难再见到心爱的外孙女儿了，想来悲不自胜，当日夜晚，紫夫人伴送女公子，入宫后得同乘辇车。明石夫人因身份卑微，只能随车步行，甚失体面。虽她自己并不嫌委屈，惟恐委屈了金枝玉叶的女公子，而受世人讥讽。虑及这些，明石夫人便决定暂不入宫。

女公子入宫仪式，源氏虽未过分铺张，但也体面宏大，前所未有，足以惊人耳目。女公子虽非紫夫人所生，但备受其疼爱，将她教养得才貌双全，如今将让与明石夫人，实难割舍。心想若为我生，定十全其美了。源氏大臣与夕雾也有同感，认为此事确是美中不足。三日后，紫夫人离宫之夜，明石夫人入宫接替。明石夫人初次拜见紫夫人。紫夫人对她说道：“女公子已长大，可我们共处多年未曾面晤，今后自当多多亲近，不必顾虑。”相谈甚为融洽，紫夫人态度颇为可亲。明石夫人自此也坦诚布公，将心中所思向紫夫人倾心相诉，推心置腹。紫夫人见明石夫人应对自如，辞令文雅，心甚赞佩，始知源氏大臣宠爱她也在情理之中了。明石夫人也诚心敬仰紫夫人人品高尚，姿容艳丽。觉得源氏大臣于众多夫人中特别宠爱此人，尊她为高贵无比的正夫人，确是理所当然。也觉自己前世修福，能与此人同列。但后来见紫夫人出宫，仪仗整齐，排场宏大：特赐坐辇车，尊贵并于女御，不禁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身份实甚卑微。眼前的亲生女儿，虽自小分离，但如今已长得粉妆玉琢一般，高贵文雅，端庄美丽。她欣喜之极，仿若梦中，泪流不止，真谓“一样泪流两般心”了。长年以来，明石夫人饱受凄凉之苦，常觉苦海无涯，忧愁患难，人生了无乐趣。现在心情豁然开朗，祈愿寿福无穷，方信住吉明神委实灵验。明石女公子受紫夫人良好教养，长大后贤慧贴心，尽美尽善无暇。自不必言声望尊隆于世，姿貌仪态之高雅娇艳亦无与伦比。皇太子年事尚幼，也知道特别怜惜此位妃子。有与之争宠的人，四处扬言其母身份何等卑微，此乃不悦憾事，但丝毫未影响其尊荣。明石夫人贤能高雅，她将妃子的居室设置得华丽优美，雅致无比，即使细枝末节之处，也都风雅蕴藉，精巧神妙。故殿上人等都将此看作珍奇的猎情之所，相与前来与诗女们调情打游。侍女们也觉今非昔比，特别讲究仪态，个个风韵雅致。逢有相适时机，紫夫人也常来宫中探望，与明石夫人交情日渐深厚，毫无顾虑。明石夫人对紫夫人颇有分寸，既不太过放肆，又毫不卑躬自贱。言行举止，恰如其分，诚为理想之极。源氏大政大臣自念余世无多，渴望生前完成两桩大事，一为女公子入宫，如今已逐此愿；二为夕雾婚事，虽纠缠颇久，外间多有讥评，如今也美成其意，如愿以偿了。因此自感心无挂碍，亦可成逐出家之愿了。但念及紫夫人，仍眷恋不舍。不过紫夫人有义女秋好是后照顾，大可不必顾虑。况她是明石女御的正式母亲，以

后明石女公子亦当竭诚孝忠，故大可放心。倘使出家，便当托二人供养紫夫人。花散里虽然郁闷寡欢，但有义子夕雾奉养。请人均有所奉，便无后顾之忧了。

次年源氏大臣四十岁，需举行庆贺仪式。朝廷上下，各处均积极筹备。是年秋季，源氏太政大臣又进官晋爵，照准太上天皇待遇添加领地和封户，又添赐年官、年爵<sup>③</sup>即本如此，源氏之家早已富足丰盛，尊荣无比了。但冷泉帝仍然援引古代罕见之先例。为其设置了诸多院司。故源氏地位已登峰造极，身份亦高贵无比，但出入宫殿却极不自由，反感拘束。但冷泉帝仍嫌优待不够，常恨不能让位于源氏，而为世人讥责，为此愁叹不已。

内大臣晋升为太政大臣。夕雾中将也荣升中纳言，进宫面谢皇恩。他丰姿焕发，颜貌举止，几无半点瑕疵可责。其岳父新太政大臣见之，甚是满意。心想云居雁若入宫，必受排挤妒恨，远不如嫁与夕雾幸运。一次，夕雾想起昔日有一夜云居雁的乳母大辅瞧不起他官微位廉，曾说过“嫁个六品小京官，也甚不荣耀了”之话<sup>④</sup>。便将一枝鲜红娇艳的紫色菊花送与大辅，赠诗道：“

“昔年小菊浅绿装，岂知今披紫红袍。我未曾忘记当年落魄时你所附之言呢！”他吟诗之时，送上花去，探洒从容，笑容可掬。乳母羞愧得无地自容，只得惭颜答道：

“秋菊虽小出名园，谁敢轻贱浅绿颜？大人何必如此念念不忘呢？”她的语调虽然亲切随和，心中却倍觉痛苦。

夕雾晋升之后，权威日盛。感到寄居的岳父哪内颇为狭窄，便移迁至三条院。三条院是已故太君居处，自太君故去，殿宇已甚荒芜。此次一改太君当年的布置，大肆修整。夕雾与云居雁居住此哪，回忆初恋情景，历历在目；触景生情，感慨不已。昔日庭前的幼木，今日载薛成荫草，郁郁青青，葱茏繁荣。当年所植的“一丛艺芒草”<sup>⑤</sup>今已满地蔓延，繁生台阶。庭中地水里亦是水草丰茂，遂令人加以整理清除。于是庭中气象，焕然一新。薄暮，夫妇携手共赏斜阳美景，闲叙青梅之恋，各抒情。漾，感叹好事多磨。云居雁依恋不舍，忆昔年旁人所思，又感羞惭无比。侍奉太君的侍女，皆未曾散去，依然住在各人房间里，她们都来参见这对新夫妇，欢喜无限，夕雾想念外祖母，即景吟诗道：

“碧水岩前绿，长伴国林居。可知昔时主，仙踪何处去？”云居雁吟道：

“清泉石洞流，无心细水秀。故主身不见，清影动泉眸。”此刻云居雁之父新太政大臣正退朝还家，途经三条院，望见院内红叶如染。一时牵念女儿，便停车探访。但见院内环境优雅，居处整洁，处处窗明几净，装饰华丽，与太君在世之时繁盛无异。太政大臣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夕雾亦觉心情清爽，脸上红晕微泛。态度从容沉静，更显谦逊。与云居雁真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云居雁真可谓秀丽无双的美人，夕雾则英姿潇洒，俊秀无限。老侍女们在新夫妇身边尤显得得意，争相向他们讲叙陈年旧事。太政大臣拾起二人所咏诗稿仔细阅读来，伤感不已，说道：“我亦想向这泉水寻访太君的踪迹呢。但恐老人伤感，出言不吉罢了。”遂吟诗道：

“昔躬植小松，转瞬繁蔭浓。莫叹高龄树，凋零尘沙中。”夕雾的乳母宰相君，至今仍未忘却昔日太政大臣对夕雾的冷酷，此时便洋洋得意地吟道：

“叶茂双苍松，幼根缔结重。避雨双松下，终身仰雨蒙。”其他老侍女也纷纷吟诗，意思大同小异。夕雾颇觉有趣。云居雁则一味满面绯红，羞羞答答地听着。

且说过了十月二十日，冷泉帝行幸六条院。此时正值红叶似锦，冷泉院兴致浓烈异常，故致书邀朱雀院同行。上下两代皇上相偕行幸，如此盛况实为世间罕见，一时惊动国中臣民。主人源氏精心竭力准备迎驾，其豪华排场举世无双，令人眩目。两帝于当日巳时临幸，先至东北的马场殿。左右马家中马匹齐备，左右近卫的武士都整齐侍立一侧，其仪式相似于五月五日的骑射。宋时后移驾南面的正殿。路途所经桥拱和走廊，皆锦绣遍地，外面能够望见之处，皆悬挂障帘，装饰华艳。道经东湖，几叶小舟浮游湖面，别致生趣。宫中管办鸿撰的御感和六条院饲养鸕鷀的侍从均召集此处，为御驾临幸时表演鸕鷀捕鱼。只见湖水激湖，鸕鷀衔了数条小鲫鱼出来。这并非特设的游艺，仅为一路上增趣添兴罢了。

各处山上红叶竞秀，层林尽染，但数秋好皇后所居西院中红叶最为茂盛。中廊已拆除一部分墙壁，改为大门，以便赏现红叶时可以一览无余。

南殿上方，特设两个御座以供冷泉院和朱雀院备用，主人源氏下首相陪。冷泉帝降旨叫源氏同列。如此恩宠，在源氏已倍感荣幸。但冷泉帝犹觉不足，以为未尽全礼相待。左近卫少将手捧湖中所取之鲜鱼，右近卫少将捧了伺鹰人于北野猪得的一对珍鸟从正殿东来此，敬献于御前。冷泉帝便令太政大臣将此二物调制御膳。诸亲王和公卿则由源氏招待，皆为山珍海味，非同寻常飧宴。日色将暮，诸人皆醉，即宣召乐拓前来演奏。不奏典雅之大乐，但选饶具情趣之舞曲，令诸殿上重子皆来跳舞。此时不禁令人忙起从前桐壶帝行幸朱雀院举办红叶贺之盛举。演奏舞曲《贺是恩》之时，太政大臣年方十岁的儿子，其舞蹈优美，冷泉帝爱不自禁脱下御衣赏赐他。太政大臣忙趋前代儿子拜谢皇恩。源氏回想当年在红叶贺与太政大臣同舞《精海波》之情景，便令人折取一枝菊花，送与太政大臣，并赠诗道：

“秋菊添佳色，篱畔竞秀姿。恋怀初霜时，共吐含苞蕊。”太政大臣当年作头中将时，曾在桐壶帝御前与源氏公子共舞。两少年英姿飒飒，得一时风流。而今太政大臣亦身居显位，但总觉得源氏之尊贵无与伦比。天心似乎有知，竟降下一阵甘露。太政大臣答谢道：“层云皆为紫菊化，仰望秋县正繁时。现在你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晚风习习，飘落片片红叶，深浅不一，如锦茵满地。庭前如同是为迎驾而铺饰的锦绣地毯。殿上诸童子，眉目清秀均出身高贵之家。身穿蓝、红大礼服，内衬浅红、淡紫色衬袍，皆为寻常装束，头发左右分开，只额上加了宝冠。他们在这红叶毯上翩翩起舞，舞毕退回红叶林荫中。此景美丽无比，只可惜天近黄昏，此刻来演奏长篇之曲，只合奏弦管。书司珍藏之琴悉数取出。兴酣之际，冷泉帝、朱雀院与源氏主人御前均亲手操琴合奏“宇陀法师”，其音色与平日并无多大改变，但朱雀院听来，今日尤为美妙动人，便吟诗道：“阅尽尘世经风雨，赏在已至白发生。岁岁红叶无限好，不及今秋扬我情。”他为自己有位时没有这等盛会而遗憾。冷泉帝答道：

“前朝惜赐锦幕好，红叶更胜寻常秋。”这是表示对前皇帝的敬意。冷泉帝年方二十一，相貌愈来愈美，酷肖源氏，英俊无比。中纳言夕雾侍立于侧，相貌与冷泉帝毫无两样，令人诧异无比！因地位差异，冷泉帝在气度上较夕雾高贵，资貌上却不及夕雾部艳风流。夕雾的笛声悠扬动听，音调甚为悦耳。众殿上人在阶下唱和的，推属中养少将嗓音最美。诸戚族皆俊美，此乃前世赐得的福报。